

楔子 生死相隨，如夢盡散

從很小的時候，她就跟著自己的爹相依為命，父女倆住在江南的一個小鎮郊外，附近有個很大的莊園，但旁邊只住了他們這戶人家。

莊園的人不少，但都沒了呼吸——說白了，這個大莊園就是存放棺材的義莊。當然義莊裡的棺材不會是空的，裡頭的屍體有的是一時未來得及尋得風水寶地安葬，暫時借放；有些是客死異鄉，等著家人領回故土，但也有些是無名屍，甚至根本就窮得無法入殮，便放在義莊之中。

她爹是個小小的提刑官，手底下管理著兩、三個仵作，地位不高，薪餉也不多，好幾年前她娘親帶著她從老家到這個小鎮要與她爹一家團圓，可惜在路上病倒，抵達小鎮後拖了幾個月，幾乎花光了家中錢財，人還是走了。

她爹帶著她一個女娃兒，身上沒積蓄，總是心中不踏實，便想要多賺點銀子，正好看管義莊的老伯老了，就順勢接了看管義莊的工作，和她一起住在義莊旁的小屋裡。

住在這裡多年，她接觸冷冰冰的屍體的機會比活生生的人還多，不過她爹是個正氣凜然的北方漢子，教導她平生不做虧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門。因此就算縣衙事多，她爹幾天不見人影，她也懂事的自己照顧自己，絲毫不覺害怕。

她這輩子永遠記得，遇到他的那天。

那一年的冬天很冷，一早起來地上都結了霜。

半夜，她爹被官府的人叫出去，這種時候，她就知道鎮上肯定發生了不小的事。等到天色微亮還不見她爹回來，她乖巧的生火煮飯。窮苦孩兒早當家，在她的個兒都還沒爐灶高時，就已經做慣了家裡的大小活計。

簡單的吃了飯，她走到義莊去上炷清香——這是她爹多年來的習慣，她爹若不在家，就由她來做。

日子一如過往的平靜，除了這一天真的冷，是冷到骨子裡去的冷。上完香，她本要離去，卻聽到了義莊深處有些奇怪的聲音。

腳步微頓了下，她記得昨兒個傍晚她來上香時，還特別將門關好了，所以不至於有小動物跑進去。她斂眉想了一會兒，鼓起勇氣踏入了有些陰暗的莊子深處，最後在眾多棺木的間隙中，找到了個衣衫破損、額頭受傷的好看娃兒，他坐在冰冷的地上，一張臉已凍得沒有血色，一雙漂亮眸子正警戒的盯著她。

她居高臨下的看著他，不由露出一抹溫柔的笑，她從沒見過這麼漂亮的小男孩，看年紀不過六、七歲，她蹲在他的面前，對他伸出手。

這附近因為靠近義莊，平時人煙罕至，她不知道他怎麼會出現在這裡，但肯定需要她幫助。

看他動也不動，以為他怕生，她只好柔聲安撫，要他跟著她。

他沒半點反應，但她才起身，他竟飛快的伸出手拉住了她的衣角，彷彿怕她走開似的，她不禁一笑——真是個好看又驚扭的孩子。

於是她就讓他拉著自己的衣角，回到溫暖的屋子裡，細心的打熱水給他擦了臉，包紮傷口，端給他一碗熱粥，像她生病時娘親照料她的方式一樣照顧他，她一口

一口餵著他吃粥，讓他暖暖身子，看他的臉色慢慢變得紅撲撲的。

一開始他不太說話，她向來習慣照顧人，既然他不想說話，她也沒逼他，更不曾對此生氣。然而她發現，不論她走到哪裡，他就拉著她的衣角跟到哪裡，像條甩不開的小尾巴。

她猜他是害怕了，只是不想承認。她沒有點破，只是更有耐心的跟他說話，他沒有反應也沒關係。

原本做了點甜糕要給爹回來時吃，發現他很愛吃甜食後，為了讓他高興，把甜糕給他以外，她還做了不少各式各樣的甜品。

她終於讓他笑了，他的笑很好看，看著他的笑容，她也嘴角上揚，任何人都沒法子抗拒這麼一個好看的孩子。

幾天之後，她爹一臉疲累的回來，見到他驚奇不已，她才知道這幾日她爹忙得無法回家，就是因為要找他。

這個小她兩歲、才滿六歲，有些驕氣、任性，愛吃甜食的漂亮孩子，原來來頭不小——他是鎬京城來的嶸郡王小世子。

一個提刑官之女和一個郡王世子，在任何人眼中看來都是一個在天，一個在地。她已經懂事了，知道兩人身分懸殊，即便她真心喜歡他，可惜他終究得走，偏偏他驕氣又任性，像隻小獸似的掙扎，不願離開她身邊。

嶸郡王得知後迫於無奈，勉為其難在京城給她爹安插了個位置，從那一年起，她的生命裡多了他。

他以世子之尊拜她爹為師，成日與件作和屍體為伍，還替她尋來宮裡的教養嬷嬷，教她讀書、識字，讓她變得知書達禮，並在她爹打算給她尋門親事時，以還一飯之恩為由，不顧一切定下與她的親事。

他的任性與霸道將嶸郡王府鬧得天翻地覆，終於在他十五歲時，他如願成為她的夫君，她也更清楚嶸郡王府中的暗潮洶湧——

世子爺的生母在生下侯府嫡長女後多年未孕，大度的將自己的么妹迎進郡王府當側妃，兩姊妹共事一夫。老天垂憐，在妹妹產下庶子隔年，她自己也有了身孕，多年來總算盼到後嗣，可惜運氣不好，世子爺不到三歲時人就去了。

嶸郡王喪妻，念在世子年幼，原打算將身為世子親姨母的側妃扶正，但因嫡長女撒潑拒絕，嶸郡王煩不勝煩，最後不了了之。不過縱使嶸郡王妃的位置空懸，側妃在照料世子爺上也是盡心盡力，嶸郡王府一家和樂。

自己與世子無所不談，因此不像外人只看到嶸郡王府表面的和樂。兩人相識在他下江南遇險時，要不是遇上她，他早已殞命。一切看似意外，但郡王府暗地裡波濤洶湧的日子過久了，小夫妻都深刻明白這世上沒有太多所謂意外。

世子自小聰慧，明白自己羽翼未豐，只能隱其光芒，他自小便立誓，就算賠上一切也要手握權勢，此生唯一失算便是遇上了她——一個身分低下的提刑官之女，讓他甘願冒著可能失去世子之位的風險也堅持要娶她為妻。他對所有人冷漠，獨獨對她狠不下心。

她是世上唯一知道他深藏心中苦的人，她立誓此生與他相守，何況他不顧一切娶

她為妻，她也為他義無反顧、傾盡所有。

只是恩愛的日子在她生下一個雪膚白髮、雙眸閃著琥珀光亮的孩子時便變了樣。一個異於常人的白子被世人認定為不祥，她不相信自己的骨血不祥，偏偏倒楣的事一件接一件，最後夫君竟然被派離京城，至水患多年、百姓怨聲載道的南方為官，加上嶸郡王府接連遭難，嶸郡王忍無可忍，要夫君在孩子與妻子之間，選擇去留……

她明白夫君從小積壓在心中的恨，心知他一心等著有朝一日奪回所有，她想助他，可惜一個不祥的孩子不見容於嶸郡王府，他選擇留下她，決定將閨女送養。在權勢面前，有捨才有得，但她無法像他一般心狠，她無法眼睜睜送走自己的骨血，迫不得已動了自請下堂的念頭。相互扶持多年，她第一次看到總對她像個孩子似撒嬌的男人怒火滔天，最後氣憤的甩頭而去，天還未亮就孤身離京。

她知道他怒了，原本不顧一切想帶著孩子去追，她爹卻突然一病不起，最後撒手人寰，等她打理好一切，他早已遠在千里之外。

因為她爹的死，嶸郡王府更加盛傳的不祥之說令她幾乎無法喘息，慶幸老天垂憐，讓她得以以盡孝為由，帶著孩子在她爹的墳邊守孝三年。

守墳三年，嶸郡王府無人聞問，但日子平靜。她也慶幸外派離京的夫君因禍得福，到南方後不單治了水患，還讓百姓過起了安居樂業的日子，三年的時間就讓一個死氣沉沉、看不到明日的水患之地一步步變成繁華的魚米之鄉。

他立下大功，被召回京，他證明了自己無須嶸郡王府庇蔭，也能擁有自己的一片天。

在嶸郡王府為他所辦的洗塵宴上，她帶著閨女不請自來，原以為終是等到他回來一家團圓，誰知前來郡王府慶賀的護國公世子失足落湖時，她的閨女就在一旁。這場意外，使得她原本以為的一家團圓場景，只剩眾賓客竊竊私語，盡是充斥著那句「不祥」。

她的夫君沒問原由，一怒之下，決定將孩子送往家廟領罰，她沒來得及開口求情，向來戒備森嚴的嶸郡王府卻出現刺客，他因此身受重傷，在生死之間徘徊。她守在他身邊寸步不離，直到天明，總算等到大夫一句脫離險境。

只是在她一心記掛著夫君生死時，沒留心向來被她緊護在身邊寸步不離的孩子不見了，那夜孩子被嶸郡王和郡王側妃帶走，承受了一切責難，被狠狠打得遍體鱗傷。

看著倒在嶸郡王府大堂前的院子裡、冷冰冰石板上那個滿身是血的孩子，一瞬間，她失了神，心想或許這孩子真如旁人所說的不祥，死了也好……

一聲微弱的「娘親」，是孩子的呼喚，她回過了神，不知何時，這個富貴的嶸郡王府已一點一滴磨去她本性中的良善，為了保住夫君的權勢，她得變得跟畜生一般，對自己的骨肉冷眼旁觀，只是她畢竟身為人母，無法狠下心。

她像是瘋了似的抱著傷重的孩子奪門而出，帶著終究不見容於嶸郡王府、只剩下一口氣的女兒走了，從今以後，她的女兒自有她來守護，她只要女兒，不再需要或等待另一個人。

成親那時的一句生死相隨，如夢盡散。夫妻多年，當年的一飯之恩早該兩清，從此夫妻緣盡……

第一章 與眾不同的白子

有句話叫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，這句話在多年後的今日看來，舒恩羽自然認同，只不過隨著年齡增長，她更體會到此話的另一層真理——一份對她來說是福氣的日子，對另一個人或許代表著不幸。

夕陽西斜，暈黃光芒曬在小小的身板上，年紀不大卻已看得出好模樣的她低著頭，雙手擋在身後，踢著地上的小石頭，耳裡聽著倦鳥歸巢的啾啾叫聲，一旁圈養著的小雞也不甘示弱的啼叫，一切如昨日的平靜，但又有些不同。

聽到面前的木屋大門被拉開，她怯怯的抬起頭看了一眼，在那道殺人於無形的嚴厲目光底下，緩緩縮回踢著石頭的腳，站直身子。

「姨母，」終究捱不住這室人的瞪視，她囁嚅的開了口，「我娘的身子如何？」看著小丫頭一臉內疚的模樣，冉伊雪冷冷一哼，「天底下就妳舒恩羽最出息，能夠直接把自個兒的娘給氣暈過去！現在知道難受了？死丫頭，妳動手打人時，怎麼不想到妳娘？」

舒恩羽縮著脖子，扭著手，想開口解釋，偏偏話到嘴邊又吞了回去。動手打架是不對，說再多都是辯解……想起自己的娘親暈倒在面前，她的眼眶紅了，「姨母，我娘是不是會死？」

冉伊雪雖想再多責怪幾句，但看她快哭的樣子，沒好氣的說道：「說什麼鬼話，有我在，妳娘不會有事。」

舒恩羽聞言心頭一鬆，眨了眨含著水霧的眼，把眼淚給逼回去。她長大了，要保護娘親，不能像個娃兒一樣愛哭。

「娘沒事太好了。這幾日我娘親睡不好，我本就在擔心她，誰知道這時不知哪個混蛋把我打了虎子的事告訴她，才會害我娘一口氣沒喘過來就突然暈過去。姨母，我看我娘暈過去，都嚇壞了。」

冉伊雪聞言，伸手戳了戳她的太陽穴，又氣又惱的教訓，「嚇壞了？！怎麼不索性把妳嚇死算了！有臉說別人混蛋，妳舒恩羽才是真混蛋，成天除了闖禍之外，妳還會什麼？」

「姨母我一時氣不過——」

「氣不過？！氣不過就能動手，這是誰教妳的規矩？真不知妳娘親性子這麼好，怎麼就生出妳這德性的閨女？」冉伊雪心頭實在糾結，不知這個任性的丫頭到底像了誰。

舒恩羽被數落也不敢有一絲怨言，只能討好的拉著冉伊雪的手輕晃了晃，「姨母別生氣，先進屋去喝口茶歇歇，時候不早，我這就去生火煮飯，一會兒就有好吃的了。」

壓根不吃舒恩羽獻殷勤這套，冉伊雪反手拉住了往屋裡走的她。「妳先別忙，把話先說清楚。」

舒恩羽立刻聽話的停下腳步。

冉伊雪沉默的看了她好一會兒，遲疑了下，才抬手摸了摸她的頭，她的髮上有些黏膩，染髮是小丫頭每日必做之事，若沒有乖乖照做，她便連家門都不能踏出半步。

雖然常被她氣得半死，但也知道這個丫頭不容易，想當初第一眼在破廟裡見到她時，她被打得渾身是傷，一身雪白——不單衣服白，連頭髮也近乎銀白，身旁還守著她著急的娘親。

這對母女好運氣的遇上了她，她同情母女倆孤苦無依，善心大發，甚至不惜打破杏花村不收外人的傳統，將這對母女帶回這個風景氣候皆宜人且民風純樸的村落。

一轉眼數年經過，日子算是平靜，但這份平靜得要是小丫頭安分的時候。

「妳爬樹、泅水也就算了，現在還打架？！出咱們杏花村去打？！」冉伊雪原想忍著氣，但越講火氣就越大，「雖然我答應過妳娘，以後不再動手打妳，但妳今日若不給我一個好理由，我也不得不破戒，狠狠的抽妳一頓！」

「姨母……」舒恩羽的聲音一低，咕囁著說：「妳不是最常掛在嘴邊說，頭可斷，血可流，士可殺，不可辱。他人若不敬我，我也無須客氣，自當以牙還牙，以眼還眼。虎子對我不客氣，那我動手打回去，這可是天道之理。」

冉伊雪惡狠狠的瞪了她一眼，「妳說這什麼鬼話？動手打人還扯上天道之理，還說是老娘教的？！敢情妳這性子長歪了還怪到我頭上不成？」

舒恩羽暗暗躲開冉伊雪揮舞的手，杏花村裡的人口不過一百多人，彼此感情好，就像個和樂的大家族似的，大伙兒三天兩頭聚在一起說說笑笑，確實有不少人私下說她的性子跟冉伊雪像了七八分。

畢竟她娘親在這村子裡是人見人誇的美人兒，講話輕聲細語不說，還燒得一手好菜，信手拈來就是一盤美味點心，繡功又了得。她也很想像她娘親，但就真的沒半分相似……至於姨母，她長得是不錯，醫術也好，就是脾氣不好，連救人也是端看她心情。

看得順眼的人，不收半毛銀子，她倒貼藥材也要救下人，但若是對方讓她看不順眼，就算把全副身家都捧到她跟前，跪上三天三夜，她也不會心軟半分。

如此古怪又任性，確實跟她挺像。

冉伊雪見她想跑，眼明手快的拉住她，伸出食指用力的又戳了戳她的額頭，「真是個沒腦子的丫頭，妳這次真闖了大禍！」

舒恩羽被戳得痛到嘴扁了起來。

「當年妳娘帶著傷重的妳，沒個安身立命之地，幸虧遇上了我。這些年，妳們孤兒寡母好不容易在杏花村安定下來，今日妳卻動手打了隔壁村村長的兒子，兩村若為了妳一人起爭執，我看妳拿什麼謝罪！」

一個小小的村長，冉伊雪也不是真怕得罪對方，只是不想惹是生非，畢竟自巴蜀遷村至雍州寧安，已平靜過了二十餘年。

杏花村向來以和為貴，與鄰近幾個村子相處起來還算愉快，只是人算不如天算——杏花村數里外的俞陽山山頭挖出了鐵礦，一下子令原本稱不上富裕的寧

安縣熱鬧了起來，來往的人多了，原本看中此地純樸才定居於此的悠閒也不復見，反而多了偷拐搶騙、人民失蹤，甚至路有屍骨等等的凶案。

離杏花村最近的一個村落叫長順村，走路不過半個時辰，一村幾乎以姓崔的為大宗，村長原本也算老實，但人一有了銀子，心思就不正，暈暈然的忘了自己是誰。這種狗仗人勢的傢伙，冉伊雪向來沒興趣相交，反正杏花村從來就獨立於世俗之外，她不需也不用巴結任何人，但也不會沒事找事的去得罪。

因為舒恩羽異於常人的特別，為了讓她出外時不要太惹眼，她花了些時間鑽研，將黑豆泡在醋中，加熱煮爛，熬成膏狀，讓舒恩羽塗在自己一頭銀絲上，若不近看不會察覺她異於常人。

只是幾個月前，長順村裡有戶李姓人家的媳婦半夜產子，一時找不到產婆，竟急匆匆的跑到了杏花村求救。舒恩羽入睡才沐浴洗去那一切的偽裝，聽大門被敲得緊，沒多想就開了門，嚇了來人一大跳，自此杏花村裡有個白子的事就悄悄傳了開來。

長順村村長的獨苗叫做崔南輝，名字聽著氣派，長得五大三粗，有個小名叫虎子，他是長順村村長的心頭肉，也一時好奇來杏花村瞧過幾次。

冉伊雪原以為他不過就是個無須放在眼裡的小子，沒料到卻跟舒恩羽打了起來，而她回村時，還沒得及去問虎子被舒恩羽打成什麼模樣，就聽到舒恩羽的娘暈了過去，連忙趕回來瞧瞧。慶幸診察過後，瞧出舒恩羽的娘這陣子應是累極，一時體力不支才昏了過去，休息會兒便沒有什麼大礙，這才鬆了口氣。

「長順村的村長家是妳能惹的嗎？妳也不想想那位村長夫人，別的本事沒有，碎嘴長舌的功力卻是一等一，平時無事就愛一群女人湊著說閒話，一人一口口水就足以把妳和妳娘淹死。這幾個月，他們村子裡不論是當面或私下議論肯定不少，雖說妳娘親鮮少出村，但肯定多少耳聞，她疼妳，聽妳被說閒話，心裡肯定難受。

「妳倒好，不知安分也就算了，還盡往麻煩裡鑽。好了，現在打傷人，對方再拿妳的外貌作文章，說妳不祥，要把妳趕得無處可去，讓妳娘跟著妳四處漂泊，妳就樂了？！」

說到不祥，舒恩羽心頭一刺，她的容貌始終是她的痛，她至今還想不通她到底犯了何錯？微斂下眼，她語氣不平，「我不過就是白子症，除了頭髮比常人白、皮膚比常人白、雙瞳色彩比常人淡之外，一切與常人無異。娘親總說我長得特別，是上天給我的珍寶，我沒有一星半點輸人，我沒有錯，錯的是那些無知又對我指指點點、全然不了解我的人。我不是故意要打人，真的是虎子欺負人。」

冉伊雪一時啞口，意會到自己氣急脫口而出的話不經意傷了舒恩羽，在她這個習醫之人眼中，舒恩羽確實只是白子症，只可惜未開化的人多，不過是長相特別，使人云亦云的歸成非我族類，拿異樣眼光看待也就罷，更糟的是有不少人將此視為毒蛇猛獸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想起當年舒恩羽被打得那一身傷，雖然母女倆沒多提，但她也大概知道就是為了一句「不祥」。

「我不是數落妳的容貌，」冉伊雪的唇一抿，不自在的想要替自己脫口而出的傷

人話語解釋，「妳也不小了，行事實在不該衝動。寧安最近不平靜，去年來了個新縣令，心術不正，我是擔心妳娘親——」

「娘！」一個圓滾滾的身子從屋外跌跌撞撞的衝了進來。

冉伊雪因為自己的話被打斷，不由眉頭一皺。

舒恩羽一見冉伊雪的神情，立刻很有眼色的抓住了跑進來的紀修齊，偏偏這小子的伙食太好，雖然只有六歲，個子不到她肩膀，但是重量卻是自己的兩倍不止，一時之間她沒將人沒拉住，還因為扯得太用力，讓他一個踉蹌，整個人往前一撲，兩個半大不小的孩子在地上跌成一團。

「好疼。」紀修齊被舒恩羽一壓，眼中聚集了淚。

「別哭，讓姊姊瞧瞧。」舒恩羽連忙從紀修齊身上爬起來，小心翼翼的哄著他，「齊哥兒別哭，沒事兒。回頭姊姊給齊哥兒你最愛的蜜棗糕，晚上再殺隻雞給你補身子。」

冉伊雪看著他們一副姊弟情深的樣子，忍不住翻著白眼，「補？！他都胖成這副德性，還補？！」

舒恩羽抱著紀修齊有點吃力的站起身，「不是補齊哥兒，是為了娘親和姨母。姨母累了幾日，今日才回來，娘親身子也不好，正好殺隻雞，燉個湯，讓娘親和姨母一起補補氣血，齊哥兒不過只是順便吃些。」

這番說辭令冉伊雪覺得好氣又好笑，要不是舒恩羽年紀太小，生不出自家這個小胖子，不知情的人還真會以為舒恩羽才是紀修齊的親娘。

「說得好聽，只怕最後我和妳娘親才是順便吃些的那個，不論是什麼東西，只要是吃的，哪一次不是全進了這小子的肥肚裡了？」冉伊雪的手不客氣的拍了拍自己兒子那一圈胖肚子。

「娘。」紀修齊見娘親的神情稍霽，討好撒嬌的湊到了冉伊雪的面前，伸手抱著她。

「走開！我才回來，還未來得及梳洗，身上髒，你別盡往我跟前湊。」冉伊雪口氣不耐煩，但也沒將人給推開。

「齊兒想娘了。」紀修齊說著，一顆眼淚就掉了下來。

冉伊雪看到那滴淚，原本才消去的火氣突然又往上直衝腦門，她不知道是走了什麼狗屎運，生的兒子性子比女子還要嬌弱不說，打小看到大的舒恩羽卻像個漢子，每每看著姊弟倆極大的反差，她只覺得頭一抽一抽的痛。

「想娘？！好啊！下次娘進雍州城去找你紀二伯母的時候就帶上你，到時咱娘倆也別坐馬車，你就跟我走個一天一夜，擔保以後你就情願待在家裡想我，不會掉眼淚了。」

紀修齊委屈屈的哽著聲音說：「不會的！齊兒想要跟娘親一起出去。」

「好！話可是你說的，算算日子……後天娘要去雍州城的開國縣侯府，給府裡的老夫人問疾，你若跟著去，路上可別抱怨，若你抱怨一句、掉滴眼淚，我就把你給扔在路上。」

紀修齊看到自己娘親惡狠狠的眼光，不由脖子一縮，不敢吱聲，他有點後悔，但

又害怕因此又被娘親數落。

舒恩羽倒是護得緊，「這可不成，這一趟路得走個大半日，齊哥兒還是待在家裡的好。」

冉伊雪淡淡瞄了舒恩羽一眼，「怎麼，捨不得？」

「不是捨不得，」舒恩羽一本正經，「只是齊哥兒還小。」

冉伊雪捏了捏紀修齊胖胖的臉，「妳別總寵著他，他已經六歲，也不小了。他這性子太軟，不能放任下去，妳是姊姊，疼他、愛他可以，但將來合該由他來護著妳，而非妳事事擋在他前頭。」

「姨母，」舒恩羽揚了揚下巴，「我沒關係。」

冉伊雪好氣又好笑的瞧她一眼，「妳是沒關係，但我可不能由著他。被這小子一攪和，都忘了妳為何要動手打虎子，是不是他拿妳是白子的事作文章？」

舒恩羽微斂下眼，長長如雪般的白睫毛輕覆而下。

看她神情，冉伊雪就知道自己猜中了，想想這個地方似乎越來越不能待了，連個小小村長的兒子都能欺負到他們頭上來。

「娘親，」紀修齊在一旁小聲的開口，「虎子說，要姊姊去他家做奴才。」

冉伊雪聞言一怒，聲音一揚，「他要你姊姊去他家做奴才？！」

紀修齊點頭。

冉伊雪的臉冷了下來，甩開自己的兒子，一把拉過舒恩羽，「跟我說清楚，怎麼回事？」

「前幾日我帶著齊哥兒要去山上採桑果回來給娘親釀甜果子，卻在路上遇到了正好也要上山的虎子，他帶著幾個人擋著我們的路，跟我說，他娘告訴他，我長這副模樣沒人敢要，因為怕娶回家晦氣。但他喜歡我，所以替我去求他娘，終於讓他娘點頭同意，說要娘親和姨母說個價錢，把我賣給他們家當奴才，若是我奴才當得好，再過幾年，興許還能給他做個通房。我聽了之後氣不過，才會趁他落單的時候動手修理他。」

冉伊雪氣得一張臉漲得通紅，「該死的小鬼，毛都還沒長齊就想著女人，也不想自己那長相，套上個犁都能去耕田了！妳打得好，那小子活得不耐煩，妳就該狠狠的死命打他一頓。」

舒恩羽看著姨母一副義憤填膺的樣子，心中也生起了一絲的雀躍，果然自己沒做錯！只是……她眼中的光彩一暗，「可是我娘被我氣病了。」

「妳又不是不知道妳娘親性子好，」冉伊雪輕揮了下手，要她不用放在心上，「聽到虎子的話，她肯定心裡難受，總之讓她休息幾日，身子就沒事了。至於虎子……這不長眼的小子，就不要落在我的手上，不然看老娘怎麼教訓他！」

紀修齊見狀，連忙開口邀功，興奮的說道：「娘親、娘親，這次的事兒齊兒也有功勞，我也有替姊姊出氣。」

「你？」冉伊雪打量了下自家的小胖子，這德性，她真沒指望他能幫上什麼忙，但是……她目光炯炯的看向舒恩羽，就見她正跟紀修齊使眼色，她的神色立刻有些陰鬱，嘴邊則泛起一絲危險的甜笑，「乖！齊哥兒，跟娘親說，除了打人之外，

你們還做了什麼？」

紀修齊一派天真，傻笑著據實回答，「我跟姊姊趁機在他喝的茶裡加了京大戟的粉末，讓他腹部急痛，整個山頭跑著如廁，趁他拉得虛脫，再聯手姊姊打他一頓。娘親，我跟姊姊很聰明對吧？」

「是啊！聰明。」看著紀修齊一臉得意，冉伊雪的怒火一下衝天，起身拿下掛在牆上的藤條，在小胖子還一臉懵懂、搞不清楚情況時，不留情的朝他的大腿一抽。紀修齊一痛，跳了起來，「好痛！」

他委屈的扁起嘴，躲到舒恩羽的身後，「娘親，不要打我……娘親，我痛！」

「就是要打得你痛！」

「姨母，」舒恩羽連忙護著紀修齊，「妳別生氣，齊哥兒也是為了幫我才下藥，妳別打他，要打就打我好了。」

冉伊雪聞言，也不客氣的抽了舒恩羽一下，「你們倆倒是姊弟情深，一個護著一個，弄得老娘像是後母似的，我幾天不教訓你倆，你們都要上天了。下藥這種傷天害理的事也做，一個不好可是會出人命，你們姊弟倆出事無妨，到時可會拖得一整個杏花村陪葬，你們真是混帳！」

舒恩羽的眉頭因為痛而緊皺，但抵緊著唇，硬氣的沒吭半聲，被護在她懷裡的紀修齊卻哭得好像天要塌了。

「小胖子，給我過來！」冉伊雪揮著手中的藤條，這小子哭得她更是一肚子的火，這軟弱的個性，出去不給外人一口吞了。「閉嘴，不許哭。」

紀修齊搖著頭，哭得更大聲，圓圓的身子更往舒恩羽懷裡縮。

舒恩羽抱著他的手一緊，也緊緊護著不願放手。

看著兩人看她的眼神，冉伊雪猛翻著白眼，「小胖子，你給我過來，別以為你躲在你姊姊身邊就可以少挨幾下，過來！」

「姊姊——」紀修齊搖著頭，圓圓大眼睛滾下的淚水像是不要錢似的，祈求的看著舒恩羽。

「紀修——」

「妹子，別打了。」

第二章 美貌惹來禍事

聽到身後的聲音，冉伊雪停下怒吼，微轉過身。

紀修齊一看救星來了，立刻鬆開了舒恩羽，直接撲向來人，「姨母。」

「乖。」舒云喬被撞得退了一步，連忙穩住自己，反手抱住了紀修齊圓滾滾的身子，安撫的拍了拍他的後背，抬頭看著冉伊雪一臉盛怒難消，勸道：「孩子大了，別三天兩頭動氣，動手打孩子。」

看著舒云喬，冉伊雪悻悻然的放下高舉藤條的手。

回想當時初見，她還以為自己見到了仙女，這女人很美，美的不單是容貌，更有一份骨子裡透出來的從容淡雅，雖然共同生活了好些年，偶爾一見還是會被舒云喬驚豔一把。

「不是我想打他，」吸了口氣，壓下脾氣，冉伊雪才道：「而是這小子好的不學，

學人家去下藥，我讓他們跟著我學醫理、藥理，是要他們有朝一日能助人，不是要他們去害人。藥亦是毒，他們想要討公道不是不行，但就是不能置人命於不顧。」舒云喬拍了拍紀修齊，眸光微黯，「我明白妳是愛之深，責之切，方才我在屋裡全聽見了。這事並不全然怪齊哥兒，他畢竟也是替恩羽出頭，是恩羽不好，沒個當姊姊的樣子。」

「是啊！」舒恩羽也不在乎將罪過全往自己身上攬，「怪我，全怪我。」

「他們倆都怪，全是討債鬼、惹禍精。」冉伊雪沒好氣的用力將藤條一放，看到舒云喬臉色不好，擔憂的走過去。

躲在舒云喬身後的紀修齊一看娘親接近，立刻一閃，以他那球似的體型，閃躲的功夫還挺靈活。

沒空理會他，冉伊雪逕自扶著舒云喬坐下，「方才我也問了恩羽，知道今日這事說到底也怪不得他們姊弟倆，是虎子欺人太甚。」

舒云喬自然清楚來龍去脈，但畢竟女兒動手傷人，已經有理說不清，她的翦水雙眸看著冉伊雪，問道：「妳可去看過虎子了，他可有事？」

「我還沒機會去看虎子，等會兒——」

「娘、姨母，虎子不會有事，」舒恩羽連忙插話，「我們只用了半錢。」

「是啊！姨母，」紀修齊抹了抹眼淚，跟著接口，「真的只有半錢，吃不死人的。」冉伊雪聽到兩人一搭一唱，立刻冒火的雙眼瞪了過去。

紀修齊脖子一縮，舒恩羽將他拉到自己的身後，兩人都識趣的不再多話。

舒云喬看著兩個孩子，這次她氣憤虎子欺人太甚，也氣惱舒恩羽衝動傷人，但她更擔心拖累了無辜的冉伊雪母子。眸光一沉，這幾年在這裡帶著閨女過著近乎離群索居的生活，常有種與世隔絕之感，現在看來這日子是到頭了。

「妹子和杏花村眾人好心收留了我們母女多年，若是因為恩羽傷人，給村子帶來災禍，就是我們的罪過，我會立即帶恩羽離開。」

「能有什麼災禍，我們都是一個村子裡的人。妳可別忘了，當年多虧了妳，才讓我免於被押入大牢殺頭的命運。」

這段往事冉伊雪此生難忘，她向來自傲，自以為無所不能，但是就在她出手救了舒云喬母女沒幾日，寧安縣縣城裡的柳員外家竟告官說她醫死了人。

當時柳家的主母吃了她開的藥方死了，正當她百口莫辯，舒云喬竟要求開棺驗屍，與仵作一同，親自在旁協助。

一個看似嬌弱的婦道人面對眾人心生恐懼的屍首沒半點懼意，最後舒云喬更在眾人都篤信柳家主母是中毒而亡時，在屍體的頭頂發現了幾枝細針，證明柳家主母的死是有人存心加害，與冉伊雪開的藥無關，替她洗刷了冤屈。

這份恩情形同再造，她感激於心，打定主意這輩子會把她們母女視為一家人。

「我豈是怕事之人？！不過是小小一個長順村村長，我還沒放在眼裡，等會兒我便去找咱們村長出面，杏花村的人可不是好欺負的！其實這次的事也讓我想清楚了，這裡來往的人越來越多，咱們杏花村是時候再尋一僻靜之處安居才是。」

舒云喬斂眼沒有多言，杏花村的人個個和善，只是她也並非沒看出古怪，杏花村

雖說有個村長，但他們對待冉伊雪的態度恭敬，儼然她才是真正的一村之主。她是冉伊雪帶回來的人，因為這層關係全村都很敬重。這些年，她看得出杏花村排斥外人，甚至通婚都得經過祭祀天地神明，獲得同意才成。

這個村的習俗、祭祀都與漢族有異，這五年來，她曾不經意的瞧過幾次。她不是沒有好奇心，只是冉伊雪不提，她也不多問。

她只知道在走投無路之下，是這個待人和善、不將自己閨女當成怪物看待的杏花村，給了她們一個安身立命之所，因此對她來說，其他都不重要。

「不如趕明兒個妳收拾點東西，跟我帶著恩羽去雍州城紀二哥的福滿樓住些日子。」冉伊雪說道：「這幾年，妳別說鎮上，就連杏花村的村口都少去，更別提熱鬧的雍州城。」

「妹子的好意我心領了，但我向來不喜熱鬧，而且現在恩羽傷了人，事情若是鬧大，扯上官府，只怕我與恩羽哪裡都去不成。」

舒云喬是這個家裡思慮最多的一個，或許因為如此，所以身子一直不見好，但有時她的擔憂也不是沒來由。冉伊雪不由沉默，以往舒恩羽跟旁人小打小鬧不礙事，但這次事情確實鬧大了一一杏花村有著祕密，當年她不過三歲，便被姥姥帶著，與隨行的近百名族人選擇在此定居，這些年來日子過得滋潤平靜，她也不願意因為舒恩羽的事而跟官府打交道。

「放心吧！沒事。」冉伊雪氣勢十足的拍了拍自己的胸膛，「我等會兒就帶著恩羽上長順村去看看，只要虎子沒事，我便帶著丫頭好聲好氣的賠個禮，虎子這次說的話是過分，但這小伙子的心思我也不是沒看出來，他就是看上咱們閨女，說了幾句渾話，不會真的想要得罪我們。只要虎子不追究，咱們再賠些銀兩，只要他們說個數字，不論多少，我都賠。」

舒云喬心存感激，只是她隱約明白這次就算有銀子也無法善了。她的女兒一出生就註定了不平凡，只不過她的這份不平凡卻硬生生的被壓上了一句不祥。當年為了女兒，她拋下一切，她已不在乎自己這輩子的好壞榮辱，只是每每看到恩羽異於常人的雪白、特殊的秀麗，她心中難掩擔憂，如果杏花村今日因為她們母女而有風波，更令她良心不安。

看出了舒云喬沒說出口的擔憂，冉伊雪說道：「姊姊妳別多想，一切有我。」

舒云喬輕搖了下頭，「這次就算有妹子都不成。」

冉伊雪看著舒云喬，在她的眼中似乎讀懂了什麼，她的眉頭立刻皺了起來。

原本的寧安縣縣令吳大人去年冬天暴斃死在縣衙裡，關於死因是眾說紛紜，但是新任的縣令呂大人來了後，就說吳大人是急病去的，草草結了案。一般小老百姓們聽了，自然只能聽之任之。

這個呂大人是不是好官冉伊雪不知，只知道他原在京城當差，府裡鶯鶯燕燕不少，到了寧安縣之後還是不改好色本性，帶了正妻和二姨娘以外，又在寧安縣收了一位三姨娘，據說是個清倌，很是受寵。三姨娘未嫁入縣府時就喜歡舒云喬做的繡品，當了三姨娘之後更是財大氣粗，硬是仗著身分派人請舒云喬過府一趟。舒云喬當時因為不想得罪新縣令，連累杏花村，勉為其難的走一趟，不料卻在府

裡被呂大人瞧見。

呂大人這一瞧可說是驚為天人，雖說不是小姑娘，但舒云喬的神韻姿態都透露著一股從容與優雅，令人看了打心裡喜歡。他立刻派人去查，才知道小小的杏花村藏了個大美人，儘管是個寡婦，也不妨礙他一心想要弄上手。

這裡想要巴結新上任縣令的人不少，畢竟寧安縣那座產鐵礦的山，雖說屬於朝廷所有，但裡頭的彎彎繞繞不少，只要沾上一點邊，都能得不少好處。想巴結的人知道縣令的心思，自然是想方設法的想要讓縣令如願。

虎子所在的那個長順村，不說旁人，村長就是個標準見利忘義之人，說不準這會兒恩羽傷人一事，已經傳進了呂大人的耳朵裡。

「事不宜遲，」冉伊雪站起身，「恩羽立刻跟我去一趟長順村。」

她的話聲才落，就聽到門外有聲響，透過窗戶，看到原本就不大的院子裡，一下子擠進了數十人，有杏花村的人，也有長順村的人，之中竟然還有縣衙捕快的身影。

「來得還真快。」冉伊雪的臉一沉，怒火中燒，「姊姊，妳跟恩羽和齊哥兒待在屋裡，別出去。」丟下這句話，她沒等回應就開門走了出去。

冉伊雪雖心知肚明舒恩羽動手不對，但這一切的起因全是因為虎子嘴巴犯賤，所以別說她護短，她就是不許來人欺到她家人頭上！

杏花村的村長叫紀雲龍，臉上也明擺著不快，他冷著臉走了過來，低聲對冉伊雪說：「恩羽這次的事可鬧大了。」

冉伊雪看出紀雲龍的惱怒，她微斂下眼，事情不到最後，她不想得罪官府，勉強的吸了口氣，對他說道：「你先到一旁，此事由我處理。」

紀雲龍聞言，雙手抱胸，讓到了一旁。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冉伊雪一眼瞄過長順村的人，最後定在寧安縣的捕快身上，臉上帶著一抹笑意，「瞧瞧，這是劉捕快吧？怎麼會突然來杏花村，真令我們這個小小村莊蓬蓽生輝。」

「少說廢話，」劉捕快沒有被幾句迷湯給忽悠，直接開了口，「立刻把人交出來。」

「交人？」冉伊雪故意露出不解的神情，「不知大人要我交什麼人？」

「妳別裝傻，長順村的崔村長報案，說舒恩羽打傷了他的兒子虎子，本官奉呂大人之命來押人。」

兩個半大不小孩子的打鬧，硬成了傷人案件驚動了縣衙，甚至來押人？明眼人都心知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若人真被帶走，一件芝麻綠豆事都能成了殺人放火的死罪。

「我這幾日不在杏花村，剛回村才聽聞恩羽傷人。」冉伊雪忍著氣，慢條斯理的講道理，「只是請大人明鑑，一切是虎子出言不遜、輕薄良家婦女在先，恩羽為了自保，不得不動手，小小姑娘無故意傷人之意，下手並不重。」

劉捕快的眉一挑，今日他根本就不在乎虎子與舒恩羽之間有何過節，或虎子傷得如何，他走這一趟，目的是將舒恩羽帶走，順便讓與她相依為命的舒云喬不得不跟隨，其他一概不管。

他知道眼前的冉伊雪不好對付，而且杏花村幾個虎背熊腰的男人就圍在一旁，看得出都是練家子，雖說他是個官，也不怕他們動手，但也沒興趣跟他們動刀動槍。他眸光銳利的看向崔村長，要他開口說話，將罪過全都推到舒恩羽的頭上。

崔村長一對上他的眼，立刻機靈上前，聲若洪鐘的說：「笑話，我家虎子又不是瞎了眼，他怎會看上舒恩羽那嚇人的模樣？這村裡內外誰不知這丫頭是個白子，也不知道她身上是不是帶了什麼不乾淨的東西，說不準還是個不祥的妖女，不然怎麼沒了爹不說，連娘親都一副身子孱弱的模樣。」

冉伊雪臉上的笑容徹底消失，「你娘的，有種再說一遍！」

崔村長微驚了下，「妳……妳這人怎麼罵人？」

「誰叫你嘴臭，」冉伊雪火氣一升，再也顧不得其他，劈頭吼道：「恩羽是白子又怎麼了？！白子不過是外表與一般人有些不同罷了。她今年只有九歲，你家那個毛都還沒長齊的虎子自個兒起了賊心思，對個小姑娘說渾話，被我家閨女教訓算是扯平而已。你今日竟然不要臉的當著我的面扯上刑剋之說？！老娘告訴你，白子是上天恩寵，叫你家虎子別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，你的嘴巴也給老娘放乾淨點！」

崔村長被她潑婦的樣子給嚇了一大跳，斥道：「說什麼上天恩寵，果然不是一家人，不進一家門，這潑辣性子無怪乎養出舒恩羽這種會動手傷人的丫頭。」

「去你的，你再說——」

「別說廢話，」劉捕快見情況快失控，立刻站了出來，「根據大齊律法，殺人者死，傷人者刑，現在虎子命懸一線，縣令大人已發話要替虎子討公道。冉大夫，妳休要阻擾，不然別怪我不客氣。」

命懸一線？冉伊雪氣極反笑，雖說恩羽那丫頭是潑辣了點，但是看那小胳膊小腿的，最好有能耐能把粗壯的虎子打得命懸一線。

「立刻叫人出來，若真有冤屈，呂大人明鏡高懸，自不會委屈任何一人。」

明鏡高懸？！冉伊雪真想吐口水，這話劉捕快敢講，她還不敢聽。「恩羽無罪，我就是不交，大人能奈我何？」

劉捕快的眼神一冷，立刻一揮手，他帶來的六、七個衙役立刻上前。

紀雲龍冷眼瞧著，雖說看不慣劉捕快欺人的嘴臉，但若真打起來，才是麻煩。「伊雪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」他低聲勸道：「先讓劉捕快將恩羽帶走，明日我便想法子將人救出來。」

「我怕人進去了，出來就不是原本的樣子了。」冉伊雪冷哼，舒云喬把舒恩羽看得比自己的命重要，閨女被帶走，她肯定也會跟著去，一旦進了呂大人的地盤，母女倆形同泥牛入海。「總之，她們幫過我，我不許任何人動她們母女。」

紀雲龍聞言，微斂下眼，點了點頭。接著上前一步，冷傲的開口，「想從杏花村帶人走，大人也得看我們村裡的人同意與否？」

劉捕快看著紀雲龍不怒而威的氣勢不由心頭顫了一下，但想起自己好歹是個官，難不成還懼怕一個小老百姓？

「看樣子，杏花村是想造反。」劉捕快的臉色變得很難看，「這些刁民就別怪本官不講情面，全都以抗命論，將你們全村拿下。」

「想將我們全村拿下？」紀雲龍哼了一聲。「在下就看看大人有沒有這本事？」

「你——」

「民婦惶恐，只是天色已晚，不知能否請大人給民婦些許時間。」

聽到身後的聲音，冉伊雪猛然回頭，看到舒云喬她不禁一楞，連忙上前擋住她，「妳出來做什麼？」

舒云喬對她安撫一笑，有禮的對眾人一個福身。

一看到她婉約的身影，劉捕快也不自覺的收起自己的戾氣，有些不自在的點頭示意。

舒云喬說話輕柔，身段柔軟，雖然一身布衣，但婉約的氣質掩蓋不住，即便身邊帶了個孩子，還是個代表不祥的白子，但不單杏花村的男人，就連別村的單身漢都有不少人將心思動到了她的身上。只是她從來沒動過心，且所有人都看得出來，她一心只想守著自己的閨女，護著她成長。

「方才一進村裡便聽聞舒娘子暈了過去，」劉捕快來之前可被呂大人交代過，誰都能傷，就是不能傷了舒云喬一根寒毛，所以他的態度自然恭敬，「不知舒娘子現在可還好？」

「謝大人關心，只是些許不適罷了。」

「如此便好，」劉捕快不忘替自己的主子說句好話，「呂大人時刻關心舒娘子的身子，舒娘子最好能記在心頭。」

「是。」舒云喬也不反駁，態度依然不卑不亢，「不知捕快大人今日來此所為何事？」

「舒娘子這不擺明了明知故問？」劉捕快遇上舒云喬，語調沒了方才的火氣，這麼一個柔善的性子，怎麼就生出了個會動手打人的閨女？不過也慶幸舒恩羽衝動，不然還沒法子讓呂大人鑽到空子。「舒恩羽打傷長順村崔村長的兒子虎子，現在崔村長也在此，我也是公事公辦，不如就由舒娘子親自帶著舒恩羽，隨我走一趟縣衙。」

「不巧，恩羽貪玩，現下還不見人影。」舒云喬雙瞳閃著平和的光亮看著劉捕快，

「可否請大人先帶人離開，等恩羽一回來，明日民婦定親自將人帶到縣衙。」

劉捕快聞言，原想拒絕，但一看杏花村的村民面色不善，只怕若今天他堅持要帶人走，真得要動手。

舒云喬長得好，呂大人一上任，第一眼見到舒云喬這個俏寡婦就動了心思，想要得到她。原以為這漂亮女人日子過得清苦，只要給點好處便會隨了呂大人，偏偏舒云喬心如止水，毫不動搖，越得不到，越令呂大人心癢，這下終於等到了機會，但若今日將事弄大，硬把人帶回去，對呂大人的名聲也是不好……

「難道大人擔心民婦帶著恩羽逃了不成？」

劉捕快衡量了眼下的情況，不以為意的一笑，「舒娘子說這什麼話，妳既然開口，我自然信得過。就憑妳們母女，就算想逃，只怕也逃不了多遠，反正天色已暗，不如明日一早，妳再帶她過來便是。其實呂大人向來公正嚴明，只要舒娘子跟呂大人好好說明原由，舒恩羽未必會有事。」

舒云喬微斂下自己閃過嘲諷的雙眼，輕聲說道：「民婦明白，謝大人。」

「走吧！」劉捕快斜睨了崔村長一眼，暗示他不用再多語，轉身就走。

官府的人和長順村的人都走了，紀雲龍這才開口，「舒娘子真打算要帶恩羽去縣衙？」

「此事不好牽連杏花村。」舒云喬歉然的看著紀雲龍，「說到底，這次是恩羽衝動，我是她娘親，總要由我出面解決才好。」

紀雲龍點了下頭，他早知道舒云喬是個明理之人，只是……他目光遲疑的看著一臉氣惱的冉伊雪。

注意到紀雲龍的眼神，舒云喬淺淺一笑，拍了拍冉伊雪的手，「放心吧！不會有事。」

「妳要帶恩羽去縣衙，怎麼可能會沒事？」冉伊雪急得想跳腳，「那個呂大人就是個色胚，一個人渣！」

舒云喬彷彿沒有聽到冉伊雪的咒罵，逕自看著紀雲龍和四周的好鄰里，「這次實在叨擾了各位，失禮。」

「舒娘子快別這麼說。」紀雲龍連忙說道，「若有需要，妳大可直說。明日我們村裡能派人送妳和恩羽進城，若有不妥，也能有個照應。」

「多謝村長。」

紀雲龍點了點頭，不再多說的帶著杏花村的人離開，一下子小院子又恢復了往常的平靜。

舒云喬見人走遠，一臉平靜，看不出心裡想法。

冉伊雪的眉頭緊皺，知道舒云喬看似柔弱，但骨子裡卻很倔強，她決定了的事很難讓她打消主意。

「反正我不管，」冉伊雪跺著腳，「明日我陪妳走一趟。」

「孩子在看著，別讓人笑話。」舒云喬看著冉伊雪任性的動作，不由一笑。

「虧妳還笑得出來，反正要我眼睜睜的看妳送上門給呂大人羞辱，還不如給我一刀，殺了我。」

「別在孩子面前口沒遮攔。」舒云喬連忙制止她，看著女兒一副泫然欲泣的樣子，她的心頭微驚，她已許久沒有見她的閨女流淚了，「擔心無用，一切都明日再說。妹子，我看妳急著回來瞧我的身子，都沒來得及梳洗，妳身上有股奇特的味道，快去洗洗。我弄些好吃的，我們開開心心吃一頓。恩羽。」

情緒低落的舒恩羽，一聽到娘親的叫喚，立刻擠出一抹笑，小步跑上前，習慣性的拉著舒云喬的衣角，「娘。」

看著她拉著自己衣角的小手，舒云喬有些失神，但情緒很快隱去，「來幫個手，很快就能吃飯了。」

整個屋裡，只有舒云喬平靜得彷彿什麼都沒發生似的，就連只要有得吃就開心的紀修齊，看到一桌子好菜也難得的雀躍不起來。

CRESCENT FAMILY